太平御覽/09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羽族部十五 ◄

太平御覽
卷九百二十九．鱗介部一　龍上

► 鱗介部二

版本信息

《河圖》曰：舜以太尉即位，與三公臨觀。黃龍五彩，負圖出置舜前，以黃玉為柙，白玉檢、黃金繩，黃芝為泥，章曰：「黃帝符璽」。〈《春秋運斗樞》同。〉

又曰：黃金千歲生黃龍，青金千歲生青龍，赤金千歲生赤龍，白金千歲生白龍，玄金千歲生玄龍。

又曰：黃龍從雒水出，詣虞舜，鱗甲成字，舜令寫之。寫竟去。

《星經》曰：東方七宿為蒼龍。〈凡有鱗之類，皆屬於木，故龍為鱗蟲之長。〉

《歸藏·明夷》曰：昔夏后啟土乘龍飛以登於天罃，皋陶占之曰吉。

《周易·乾卦》曰：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時乘六龍。

又《坤卦》曰：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

又《文言》曰：云從龍。

又《說卦》曰：震為龍。

《易通卦驗》曰：立夏，清風至，而龍升天。

《尚書中候》曰：黃龍負卷舒圖。

又曰：青龍銜玄圖。

《大戴禮·冠》曰：鱗蟲三百六十，而龍為之長。

《禮記·禮運》曰：龜龍在宮沼，龍以為畜，故魚鮪不淰。〈淰，潛藏也。〉

《禮含文嘉》曰：龍馬金玉，帝王之瑞也。

《左傳·昭五》曰：鄭大水，龍斗於時門之外洧淵。國人請為　焉，子產不許，曰：「我斗，龍不我睹也；龍斗，我獨何睹焉？穰之，則彼其室也，吾無求於龍，龍亦無求於我。」乃止。

又《昭七》曰：秋，龍見於絳郊。魏獻子問於蔡墨曰：「吾聞之，蟲莫智於龍，以其不生得也，謂擲暱，信乎？」對曰：「人實不智，非龍實智。〈言人實不智而謂擲暱，非龍智也，乃不智也。〉古者畜龍，故國有豢龍氏，有御龍氏。」〈豢，養也。〉昔有飂叔安，〈飂，古國也。安，其君名也。〉有裔子曰董父，〈裔，遠也。玄孫之後為裔也。〉實甚好龍，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，龍多歸之，乃擾畜龍，以服事帝舜，帝賜之姓曰董，氏曰豢龍。故帝舜氏世有畜龍氏。及有夏孔甲，擾於有帝，帝賜之乘龍，河、漢各二，各有雌雄。孔甲不能食，而未獲豢龍氏。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劉累，學擾龍於豢龍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飲食之。夏后嘉之，賜氏曰御龍，以更豕韋之後。龍一雌死，潛醢以食夏后，嘉之。既而使求之，懼而遷於魯縣。」「龍，水物也。水官棄矣，故龍不生得。」

《春秋玄命苞》曰：龍之言萌也，陰中之陽，故言龍舉而云興。

《史記》曰：昔夏后氏之衰，有神龍二止於夏帝庭而言曰：「余，褒之二君也。」夏帝卜殺之、徙去之與止之，莫吉；卜請其漦而藏之，吉。

又曰：黃帝得土德，黃龍見；夏得木德，青龍止於郊。

《漢書》曰：惠帝二年正月，兩龍見蘭陵人家糾晷。

又曰：文帝時，公孫臣以為漢土德，黃龍見；張蒼以為水德。至十五年，黃龍見成紀下詔召臣為博士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公孫述，有龍出其府殿中，夜有光耀。述以為符瑞，因稱尊號，改玄曰龍興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哀牢夷，其先有婦人，捕魚死晷，觸沉木，有孕，生男子十人。沉木化為龍，出水上。九男驚走，一兒不去，背龍，因舐之。後諸兒推為哀牢主。

《魏志》曰：華歆、邴原、管寧三人為友，號曰「一龍」，歆為龍主，原為龍腹，寧為龍尾。

《魏略》曰：文帝欲受禪，郡國奏黃龍十三見。明帝鑄銅黃龍，高四丈，置殿前。

《晉書》曰：劉毅為尚書左僕射。時龍見武庫糾晷，帝親觀之，有喜詩。百官將賀，毅獨曰：「昔龍降鄭時門之外，子產不賀；龍降夏庭，沫流不禁，卜藏其漦；至周幽王，禍釁乃發。《易》稱：『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』證據舊典，無賀龍之禮。」

又曰：陸機常餉張華鮓。於時賓客滿坐，華發器便曰：「杆龍肉也。」眾未之信。華曰：「試以苦酒濯之，必有異。」既而五色光起。機還問鮓主，果云：「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，質狀殊常，以作鮓，過美，故以相獻。」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·前燕錄》曰：慕容皝十二年夏四月，黑龍一、白龍一見於龍山。皝親帥群僚觀龍，二百餘步，祭之以趙鬮。二龍交首嬉翔，解角而去。皝大悅。還宮殿，赦其境內，號新宮曰「和龍宮」。

《晉書》曰：符生初夢大魚食蒲。又，長安謠曰：「東海大魚化作龍，男便為王，女為公。問在何所？洛城東。」時符堅為龍驤將軍，第在洛門之東。其後果驗。

又曰：呂光伐龜玆，軍其城南。營外夜有一黑物，大如斷堤，搖動，有頭角，目光若電。及明，而雲霧四周，遂不復見。旦視其處，南北五里，東西三千餘步，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。光嘆曰：「黑龍也。」俄而云起西北，暴雨滅其跡。杜進言於光曰：「龍者，獸之君，大人利見之像。《易》曰：見龍在田，德施普也。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，德符幽契。願將軍勉之，以成大慶。」光有喜詩。

又曰：馮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瞬弔。有一金龍浮水而下，素弗謂萬泥曰：「頗有見不？」萬泥等皆曰：「無所見也。」乃取龍而示之，咸以為非常之瑞。

又曰：雷奐子華度襄水，劍躍入水，化為龍。

又曰：初，桓溫南州起齋，悉畫龍於其上，號曰：「槃龍齋」。及玄篡，而劉毅，字希樂，討玄，玄死於槃龍齋，而毅居之。

沉約《宋書》曰：劉穆之，字道和。常夢與高祖俱泛海，忽值大風，驚懼，俯視舡下，見有二白龍挾舡。既而至一山，峰崿聳秀，林樹繁密，意甚悅之。

《宋書》曰：徐羨之常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。常行經山中，見黑龍，長丈餘，頭有角，前兩足皆具，無後足，曳尾而行，後文帝立，羨之竟以凶終。

又曰：傅亮率行台迎宜都王。王舟輿發自江陵，中流有黑龍躍出，負王舟，左右失色。王顧長史王曇首曰：「杆大禹所以受天命，吾何德以堪之？」

《齊書》曰：建武中，荊大風雨，龍入柏齋中，柱壁上有爪足處。刺史蕭遙欣恐畏，不敢居也。

又曰：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，搏食小龍無數，乃上天。明帝初，宗室多遇害。其夢竟驗。

《梁書》曰：武帝郗后素妒忌，及終，化為龍，入於後宮井。通夢於帝，或見形，光彩照灼。帝體將不安，龍輒激水騰涌。於是井上為殿，衣服委積。

《南史》曰：梁江陵城壕中，有龍騰出，煥爛五色，竦躍入云，六七小龍相隨飛去。群

魚騰躍，墜死於道。龍出處為窟，若數百斛圖。〈音遄。〉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陸法和拒任約至安南，入赤亭湖。法和乘輕舟，不介冑，沿流而下，去約軍一里乃還。謂將士曰：「彼龍睡不動，吾軍之龍其能踴躍？若待明日攻之，當不署客而自破賊。」

《陳書》曰：隋師濟江，荊州呂肅敗後，別師廖世寵領大舫詐降，欲燒隋艦，糕攕死一戰。於是有五黃龍備色像，各長十餘丈，驤首連接，順流而東，風浪大起，雲霧晦暝。陳人震駭，不覺火自焚。故隋文下詔，以告郊廟。

又曰：宣帝初在江陵，軍主李總與帝有舊，每同游處。帝常夜被酒，張燈而寢。總適出，尋反，乃見帝是大龍，便驚走他室。

《後魏書》曰：波知國有三池，傳云：大池有龍王，次者龍婦，小者龍子。行人設祭乃得過，不祭多遇風雪。

又曰：正玄玄年，有黑龍如狗，南走宣陽門，躍穿門樓下而出。此魏衰之徵也。

《後周書》曰：大像中，榮州有黑龍見，與赤龍斗於汴死豅側，黑龍死。

《隋書》曰：源師初在齊，遷在外兵郎中，又攝祠部屬。孟夏，以龍見，請雩。時高阿那肱為相，謂真龍出，大驚喜。問龍何在，師整容報曰：「杆是龍星初見，依禮當雩祭郊壇，非謂真龍也。」

《唐書》曰：貞觀中，汾州言青龍、白龍見。白龍吐物，初在空中，有光如火，至地，陷入二尺。掘之，則玄金也，形圓，斜廣尺餘，高六七寸。

又曰：先天中，玄宗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，有赤蛇自池中而出，雲霧四布，應時澍雨。

又曰：褚無量，字弘度，杭州鹽官人。幼孤貧，勵志好學。家近臨平湖，湖中有龍斗，傾里閭就觀之。無量時年十三，讀書晏然不動。及長，精三《禮》與《史記》。

又曰：文宗大和二年，五龍會於密州裨產山之北，次第而至，五方之色具焉，自申及戌

而沒。

《後唐史》曰：莊宗時，畏戲僧誠惠自號「降龍師」。帝雅重之，每屈膝施敬，諸王嬪御皆為之拜，誠惠悉倨坐而受之。初，自台山謂帝，鎮州王镕不為之禮，誠惠恚怒曰：「吾有毒龍五百，豈勞於命一龍揭片石，常山其為沼乎！」逾年，而滹川大溢，敗鎮之郛。或聞其言，益以為神。繇是帝敬之愈篤。

《周史》曰：徐州丰縣民單興糾晷龍出，民有母子三人同睹之，即時皆卒。龍既出，澍雨漂沫，城內居民濟之以筏，登城以辟水。

《管子》曰：龍被五色而游，故神。欲小則如蠶蠋，欲大則函天地，欲上則陵雲，欲沉則伏泉。

又曰：蛟龍，水蟲之神者也。乘水則神立，失水則神廢。

《墨子》曰：墨子北之齊，遇日者曰：「帝於今日殺墨龍於北方，先生色黑，不可以北。」

又曰：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，丙丁殺赤龍於南方，庚辛殺白龍於西方，壬癸殺黑龍於北方。若用子言，則禁天下之行也？

《孫卿子》曰：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川，蛟龍生焉。

《莊子》曰：朱泙漫咖屠龍於支離益，殫千金之家。三年伎成，而無所用其巧也。

又曰：子張見魯哀公，哀公不禮，托仆大夫而去，曰：「君之好士也，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。葉公好龍，室屋雕文盡以寫龍。於是天龍聞而下之，窺頭於牖，拖尾於堂。葉公見之，棄而還走，失其魂魄，五色無主。是葉公非好龍也，好夫似龍而非真。今君非好士也，好夫似士而非者也。」〈《新序》又載。〉

又曰：孔子見老聃，歸，三日不談。弟子問曰：「夫子見老聃，亦得何規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吾乃今於是乎見龍，龍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，乘乎雲氣，養乎陰陽。余口張而不能嗋，予又何規老聃哉？」

又曰：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，其子沒淵得千金擲覮，歸與其父。其父謂其子曰：「取石來，鍛破也！夫千金擲覮，必在九重之淵，而驪龍頷下。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如使驪龍悟，子尚奚徼之有哉！」

《韓子》曰：夫龍之為蟲，有狎而騎也。然喉下有逆鱗徑尺，若嬰之則殺人。人主亦有之，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，則几矣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人莫欲學御龍，而皆欲學御馬；莫欲學治鬼，而皆欲學治人。急所用也。〈御龍、治鬼，不益世用，故以御馬治人為務矣。〉

又曰：伯益作井，而龍登玄雲，神棲崐崘。〈伯益，夏禹之佐也。初鑿井泄地氣，以後必漉池而漁。故龍登玄雲，神棲崐崘。一曰，龍在黃泉下，恐害及，故去之。〉知愈多，而德愈薄矣。

又曰：夫騰蛇游霧而騰，龍乘雲而舉。

又曰：虎嘯而谷風生，〈虎，陰中陽什翥，與風同類。〉龍舉而景雲屬。〈龍，陽中陰蟲也，與雲同類。〉

又曰：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，風雨之奉也。〈奉，助也。〉

又曰：燭龍在雁門北，蔽於委羽之山，不見日。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。〈不見日，故龍以目照之，蓋長千里，視為晝，瞑為夜，吹為冬，呼為夏。〉

《新言》曰：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，振長策而驅天下。三龍，人杰。又曰：龍潛之水，乘雲躍鱗。虎嘯之聲，因風奮烈。達則振纓朝堂，窮則身親南畝。

《抱朴子》曰：山中辰日稱雨師者，龍也。

又曰：西域方士能神祝者，臨淵，禹步吹氣，龍即出浮。其初出，乃長十數丈。於是方士更吹之，一吹則龍輒一朮，至長數寸，方士乃掇取著壺中。或有四五龍，以少水養之，以疏物塞壺口。於是方士聞有旱處，便齎龍往賣之，一龍直數十斤金，舉國會斂以雇之。

直畢，乃發壺，出一龍，著淵潭擲晷，因復禹步吹之，輒一吹一出，長數十丈。須臾，雲雨四集。

又曰：有自然之龍，有蛇蠋化成之龍。

又曰：夏時，龍生於太廟擲晷。

《說苑》曰：吳王欲從民飲酒，伍子胥諫曰：「不可。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，漁者豫且射中其目。白龍上訴天帝，天帝曰：『當是之時，若安置而形白龍？』對曰：『我下清泠之淵，化為魚。』天帝曰：『魚固人之所射也。若罪，豫且何罪？』夫白龍，天帝貴畜也；豫且，宋國之賤臣也。白龍不化，豫且不射。今棄萬乘之位，而從布衣之士飲酒，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。」王乃止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禹南濟江，黃龍負舟。人懼，五色無主。禹笑曰：「吾受命於天，竭力以養人，奈何憂於龍？」龍弭耳而走。

又曰：晉文返國，介子推不肯受賞，自為駛猿曰：「有龍於飛，周遍天下。五蛇從之，為之承輔。龍反其鄉，得其處所。四蛇從之，得其雨露。一蛇羞之，死於中野。」懸書公門而伏山下。文公聞之曰：「嘻！此必介子推。」

《家語》曰：鱗蟲三百六十，而龍為長。死戲怪龍岡像，夏食而冬蟄。

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曰：太昊包犧氏，風姓，有景龍之瑞，故以龍紀官。

又曰：黃帝彩首山銅，鑄鼎荊山下。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。群臣欲從，持龍髯，髯拔，遂墮。

《說文》曰：龍，鱗蟲之長。能幽能明，能小能大，能短能長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入淵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夏后啟乘兩龍，雲蓋三層，左手操翳，右手操環。

又曰：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龍，視為晝，瞑為夜。身長三千里。

《括地圖》曰：龍池之山，四方高，中央有池，方七百里，群龍居之。多五花樹，群龍食之。去會稽四千里。

《論衡》曰：龍少魚眾，少者為神。

《列仙傳》曰：騎龍鴻者，於池中求得龍子，狀如守宮，十餘頭，結草廬而守養之，龍大稍稍去。後五十餘年，水壞其廬。一旦，騎龍來，語云：「吾，馮伯昌孫也。此間人不去百里當皆死。」信之者皆去，不信者以為妖言。至八月，水出，死者以萬計。

又曰：陵陽子明者好釣。釣得白龍，子明解釣，拜謝放之。後數十年，得白魚，魚腹中有書，教子明服食，遂上黃山彩五石脂、石肺服之。三年，白龍來迎，止陵陽山上百餘年。

又曰：馬師皇者，黃帝馬醫。有龍下，垂耳張口，師皇針其唇，飲以甘草湯
而愈。後一旦負之而去。
又曰：陶安公者，六安鑄冶師也。數行火，一旦散上，紫色撤覦，安公伏冶下求哀。須臾，朱雀止冶上曰：「安公冶與天通，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。」至期，赤龍來，安公騎之，大雨東南，上而去。

又曰：呼子先者，漢中關下卜師也。老壽百餘年，臨去，呼酒家老嫗曰：「急職！當與汝俱。」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，子先持一與嫗，嫗得而俱騎，騎乃龍也。上華陰山，常於山上大呼言：「子先、酒母在此耳！」